

“得，不得”，是个问题

——由影片《秀美人生》引发的琐思

■文/左衡



影片《秀美人生》(以下简称《秀》)是苗月导演关注脱贫、关怀乡土、关爱家国的又一佳作。苗月导演近年来的作品,已经隐然构成了她本人的“我和我的家乡”系列:四川蒲江的《家园》、湘西花垣的《十八洞村》、高速工地的《大路朝天》……她的创作轨迹在空间上、更在思想上见证着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同时,她的电影风格又以质朴、秀美、细腻、深情等特征,完成了对脱贫攻坚、党的建设、年轻中国人精神面貌等一系列问题的感性表达。这组影片的成果和经验都值得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度的解读来加以研究。

与《十八洞村》等影片相同,《秀》也取材于真实的人物和事迹。最关键的不同,是《秀》的主人公黄文秀在生命最美好的年华离开了世界。这使得影片不得不呈现出悲剧的叙事。黄文秀生前努力为他解除悲伤,她自己却又留给她爱、也爱她的人们一种悲伤。在影片结尾,影片用字幕告诉观众:“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全国牺牲的扶贫干部800多人”。黄文秀是这些烈士们的代表,经由一部电影的艺术化创作,她成为这支特殊队伍的典型。观众观看这部影片、看到黄文秀的事迹,实际上是在了解中国脱贫攻坚战过程中的“战士们”。这部影片在纪念他们方面的意义,并不亚于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肃立默哀致敬。

正是因为影片直面了扶贫工作、扶贫事业中的悲伤和悲剧,中国电影对这一事业的表现才更加全面、客观、厚重,并且走向了崇高。如果说有很多影片侧重于表达人们对摆脱贫困之后的幸福生活,是出于中国传统的乐感文化心理,那么不妨说,《秀》的出现则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坎坷所带来的悲剧意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悲伤之后欢欣才更显得难能可贵、令人珍惜。悲喜两种戏剧性共同构成的

绝不仅是文艺,更是全部的历史。从这一点上讲,《秀》是应该让更多人、尤其是让境外人士知晓的中国故事之一页,它能够有力地回应很多人面对中国时的困惑与怀疑。

由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命运”,这个词的含义、意蕴,在终极精神层面上,是一个哲学的、美学的问题,它关乎人的处境、情感。从而,当中国思考整个人类命运时,这种思考必须得到哲学、美学层面的阐释。而阐释的表述,又必须是充分感性的,符合艺术活动之规律,具备美学之品格。

影片里出现了很多人的命运:老银匠在儿子儿媳车祸身亡后,他和两个小孙子、一匹老马躲在山里,守着祖先的坟墓,拒绝下山定居;黄大贵残疾后终日酗酒,相好的“友女”失望远走,他彻底自暴自弃;老廖书记对乡亲们不幸的如指掌,对不争气的人恨铁不成钢,但他却又守口如瓶,不肯把心里话告诉那些他还信不过的年轻驻村干部们,包括黄文秀。老廖是影片里另一个典型人物,代表着上一时代农村党员干部。受限于思想和能力,他不知如何改变古老而顽固的农业文明,终日陷在无奈、烦恼中。久而久之,他成了乡亲们发泄郁闷的“酒坛子”,又被离开了乡土的年轻一代遗忘。他心底藏着有关中国农村的秘密、难题和苦涩,要等黄文秀等新时代驻村干部到来后才能够破解。

居住在发达城市里的人想象贫穷和脱贫,很容易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个纯粹社会经济学的课题。而那些试图改变这一切的人们,才能够深刻认识到贫穷背后那错综复杂的原因,然后把把这些因果当作自己的工作。唯有如此,才可能既感同身受穷者的痛苦,又可能超越穷者的精神禁锢,摸索出前行的道路,还要带领他们、推动他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这正是黄文秀和她的同志们所做的事情。她要让老银匠重新捡起制作银饰的手艺,要把孩子们上学路的小桥换成水泥桥,要教黄大贵在看似不

可能致富的山地上种植中草药,她还真正能够关心老银匠的老马、拥抱安慰黄大贵的老母亲、四处寻访黄大贵“友女”的下落。通过她不停忙碌的身影,观众们会看到,她所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人民经济上的贫困,还有他们的精神世界,从而成为了“命运共同体”命题的一个注脚。与此同时,黄文秀慢慢有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有的苦涩,有的甜蜜。村民们天天看到她那件写着“第一书记”字样的红马甲在山里纷飞,却看不到她在回家前将其悄悄脱下的缓慢动作,看不到她去医院看护父亲时要经过的长长走廊。黄文秀那辆一直颠簸在山路上的车子,联系起国与家、忠和孝。影片仿佛黄文秀的日记,乍看是各类琐碎事件的连缀,细读则可以倾听到主人公的心事与心声。影片开头的段落,再现了黄文秀牺牲的雨夜情景。这一幕在影片即将进入尾声时重现,两次都使用了问答体画外音。男声问,“如果你提前了解了你做出的种种选择之后要面对的人生,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你的勇气来自哪里?”黄文秀答:“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我的勇气来自于改变生活现状的一种期待。我的勇气,来自于这个时代给予我的必胜信念和勇往直前的坚持。”

在广西当地、壮族人民传统神话系统里,人去世后后会变化为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苗月导演告诉笔者,黄文秀牺牲第二天,她的住处飞来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当地人坚信,黄文秀回来了。于是,影片也加入并放大了蝴蝶意象。原本影片中大量使用了航拍,它的作用和功能很多,如呈现当地风貌,如交代空间运动。由于蝴蝶意象的引入,航拍还获得了另一重解读的可能:那是黄文秀和蝴蝶的视点,是基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上显现的精神主体。这使得航拍在逻辑上和美学上都获得了足够支撑。

苗月导演创作最核心的手法和理念无疑是现实主义的,《秀》也如此,主创团队用驻村工作队的方式和精神还原了脱贫攻坚战的真实场景。这种认真体验

生活的态度并不会限制他们发现和创造美的形式。影片的光影、色彩处理,带有显著的亚热带地域特征。强烈的日照,和雨云、森林、建筑等造成的阴影相交织,既符合现实状态,又被赋予象征和隐喻的意味。如黄大贵绝望沉沦时,整个身体都在阴影里,他重新振作后,才逐渐走进了灿烂的阳光。黄文秀殉职的冷蓝色调雨夜,和第二天她住所门前的静物暖光,造成一种巨大反差,后者超越了悲剧的狂暴,升华到宁静安详的崇高。

苗月导演追求的现实主义,在创作上需要经过四个阶段。首先是地理学和生物学的,这决定了每一部影片特定的视听语言和景观。其次是经济学的,这呈现为剧情,如黄文秀他们要努力教给当地人先进的生产方式将解决后者的人生问题。再次是社会学的,这呈现为人物形象,如黄文秀等在都市里成长、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来到贫困地区,就必须学会当地人特有的生活模式,特别是习俗,这是他们融入大地和人民的密码。最后是心理学和哲学的主题:只有理解了人们的心灵,才可能引导他们的行为走出以往的人生、迈向未来。在这个层面上,脱贫是一场全新的启蒙运动。

然而,这样的一种启蒙如何可能做到?漫长的文明史表明,靠传统农业、自然经济,长时间内甚至永远不可能完成。近现代世界史也表明,靠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几乎也不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利润驱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越到后来,西方有关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话语,面对资本主义本质和逻辑时越显得异常无力,不知不觉间沦为作秀和妆点。

启蒙需要启蒙者,不同的启蒙者形象象征着不同的文明模式。西方的启蒙者形象原型,可以追溯到盗火者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英雄。相比之下,中国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则凸显了家庭和群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看似无情,其实有情——他毕竟是有家的。愚公做国家动员(不是一意孤行),各家子弟在共同信念下结为更大的组织。这些的背后仍然可见哲学差异,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辨认出《秀》的文化基因。黄文秀出自嚼过贫穷的家庭,因此能与父老乡亲的共情。她曾去过到外面的精彩世界,因此更能明了路在何方。这其中固然有她作为个体的勇气和智慧,也能够隐约看到历经求索、终于明朗的中国道路。影片没有赋予黄文秀超能力,相反,她始终要和家人分担生活的重负,要和村民们同甘共苦。有时候,她无言、无我,只是微笑着看着她所帮助的人们成为了画面和剧情的主体。

影片里经常出现一句当地方言,“得不得”,意思是“好不好、行不行”,对于黄文秀,它还成了一道选择题:“做,还是不做”。这个充满张力和伦理感的问题,慢慢影响了笔者的感受。

(作者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副主任)

■文/胡谱忠

《秀美人生》： 笼罩在乡土情怀下的扶贫故事

《秀美人生》是苗月导演的电影新作,以广西乡村脱贫攻坚战中的一个驻村干部为主角,表现了主人公一心为民的种种感人事迹。电影故事的原型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所以,本片也是一部传记片。

苗月导演的上一部电影《十八洞村》曾经是扶贫攻坚主旋律电影的标杆。同样是农村扶贫题材电影,《秀美人生》与《十八洞村》在主题和手法上呈现出不同特色。两部影片都聚焦精准扶贫工作,但《十八洞村》是以农民群体为主角,主要表现十八洞村村民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带领下,奋发图强、可歌可泣的脱贫进程,而驻村干部则是配角,驻村扶贫干部工作小组都在背景。《秀美人生》的主角是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通过她来讲述扶贫工作中的种种故事。

两部影片中驻村干部形象的不同设置,使得两部电影的文化表述迥异。以村民为主角的《十八洞村》显示出农民作为一个历

史群体在历史变革中的主体性。影片中驻村干部进入贫困村时,并没有具备作为扶贫干部的成熟心态,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正在寻找人生意义的年轻人,是十八洞村自强不息的村民杨英俊深深感染了他,并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精准扶贫对象与驻村干部之间呈现了一种父子般的情谊,这也表达出主创人员对中国农民的深切敬意。而《秀美人生》更侧重表现已经具备了扶贫工作精神和信念的驻村干部对精准扶贫对象的扶助与关怀,是对奋斗在扶贫工作一线的驻村干部忘我工作的精神颂扬,其文化表达相对单纯简练。

2020年,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之年,讲述扶贫故事的作品也已很多。纵观这些作品,可以发现成功的作品多遵循了一些共同的创作原则: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文艺的叙事传统;对农村这一叙事空间进行了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生产等。

《秀美人生》中,导演开篇就对黄文秀的人生意义进行了设问。黄文秀的画外音回答中,首先说自己人生选择的勇气“来自生命与土地一起生长的情感基因”。这一回答以及后面的两个补充回答都与概念中的英雄人物有所区别,借以阐释了黄文秀的精神世界。面对英雄人物的创作,影片希望能找到一条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说服力的人生追求表述,这种努力是可贵的。

黄文秀的回答里,同时也揭示了影片趋向对乡土情感的渲染和主题表达,而且借助主人公的声音,发出了“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这一具有时代精神的呼唤。

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是驻村扶贫过程中的乡村叙事。一个个“贫困堡垒户”都是乡愁的载体,从他们的故事里都可发现乡土文化的内核。既有外出打工的“伤痕叙事”,也有理想化的干群关系所生发的乡土亲情,更有以家庭破镜重圆为隐喻的乡土伦理修复。乡土情怀的表达已经成为苗月导演的

特长。影片中,黄文秀的心仪男友阿布就有一个“离乡人”身份,在主人公牺牲后,他成为扶贫事业的继承者。这一角色的设置使得黄文秀的事业和爱情都与乡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电影《秀美人生》对乡村的脉脉深情的表达,在大时代面前可能成为一种有力量的文化生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全国牺牲在扶贫岗位的干部有800多人。这一壮阔的社会历史实践背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议程设置和宏大叙事。因此,《秀美人生》对作为驻村干部优秀代表黄文秀的回忆、记录和颂扬很有意义,而当今时代也期待着更多能表现时代精神的脱贫攻坚故事。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转载自《中国民族报》)

《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浙江安吉余村

本报讯 “来之前,林永健队长告诉我,放映队不只是放映电影,而是要寻找生活里的电影。”望着露天放映终于揭晓的“神秘短片”,“温暖有光放映队”代理队长姜宏波尽情感受着周围村民跨越十五年的生态发展情怀。“我想,我们做到了。”

9月19日晚,CCTV-6电影频道播出的公益纪实类节目《温暖有光放映队》走进浙江安吉。

在“两山”理念提出十五周年之际,“温暖有光放映队”代理队长姜宏波带领队员凌潇肃、唐一菲、王丽萍深入其发源地余村,在村民间发起一场跨越十五年的“重拍老照片”挑战,并由此出发,为这片绿水青山献上特别礼物。

余村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便挂在嘴边的两座“山”,一是绿水青山,一是金山银山。在“两山”理念的概念中,绿水青山喻指人类持久永续发展所必须依靠的优质生态环境,金山银山则喻指人类社会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温暖有光放映队”发起的“重拍老照片”挑战,温暖记录着余村人令金山银山回归绿水青山,也将绿水青山进一步打造为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历程。

对比老照片中更鲜活力的余村文化礼堂,余村党支部书记俞小华向“温暖有光放映队”介绍,2019年6月至10月,本省已开展七场由浙江体彩助力的村运会。不久前,“我们的村运”浙江省文化礼堂运动会桐庐站正式启动,吸引了400多名运动员参赛。

“这就是全民健身的最好诠释。”作为“温暖有光放映队”的新晋体育界队员,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金牌得主王丽萍,对于余村民的体育热情与精细配套设施及活动资源不无感慨。

为不负当地百姓期待,放映队员除选择蕴含“两山”理念的电影《狼图腾》作为露天放映影片外,更将沿途搜集重拍照片的今昔对比制作成短片,将村民们跨越15年的笑容用影像留为永恒。

据悉,由电影频道制作播出的《温暖有光放映队》横贯祖国十省的光影之旅仍在进行时,每周六19时30分档CCTV-6电影频道播出。(林琳)

『多维度主题空间』红色影院落户四川宜宾上罗镇

本报讯 在一个农村新建的乡镇影院里,除了标准化的三个影厅外,还用一层楼的面积打造了“党建引领主题教育空间”、“乡村振兴众创空间”、“农家书屋阅读空间”、“妇儿之家陪伴空间”、“休闲锻炼健身空间”、“职工之家文娛空间”等“多维度主题空间”多功能文化综合体,这就是9月18日落户四川宜宾珙县上罗镇的全国首家“红色教育主题影院”。

当天下午,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启动仪式在上罗镇举行,为影院授予“红色基因传承乡村文化振兴”共建示范基地和“乌蒙山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共建基地两块牌匾。中影新农村发行、放映公司总经理李建军、宜宾市委宣传部调研员赵华、宜宾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郭彬、珙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君、宜宾市映三江公司董事长向林等参加仪式。

上罗影院是中影新农村放映有限公司和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是中影集团在全国率先建成的首个“红色教育”主题乡镇影院,影院以“红色基因传承”和“乡村振兴”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充分融合“同心共筑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元素,也是中宣部试点乡村文化振兴的农村示范乡镇综合体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00余万元,面积近600平方米。影院三个同步影厅分别命名为“不忘初心厅”、“牢记使命厅”和“中国梦厅”。“多维度主题空间”紧扣上罗镇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针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供需错位、效能不高、层次较低等问题,创新构建了“核心价值引领、共建文化阵地、共育文化队伍、共兴文化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一领四共”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上罗综合体的建成,得到了中影集团、四川省委宣传部、宜宾市委宣传部、宜宾市国资委等各级部门的大力支持,珙县县委宣传部直接参与其中,通过政企合作的模式,利用企业优质文化资源,打造“乌蒙山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综合体”,同时将综合体功能分区为红色教育影院、综合文化服务空间、主题文化健身广场等功能,为群众延伸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链条,改变“只见房子不见人”的空壳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现象。

据悉,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电影承载赋能,从电影最末端的放映环节,上溯到电影拍摄、出品、发行、放映一条龙的全能路子。以“中影红色教育上罗影院”为代表的乡镇影院将进一步拓展宜宾公益电影事业的产业路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让文化综合体空间和电影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刘平)